

小破刀的故事

勤耕著

XIAOKANGZHUANG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砍刀的故事

勤 耕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砍刀的故事

勤耕著

张德育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94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90,001—29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091 定价: 0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砍刀是一个盐民的儿子。作品中写他如何跟着长辈，同包卖“官盐”的恶乡绅和“缉私队”的斗争；写他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如何跟八路军一起杀鬼子的勇敢行为；写他正式参加八路军以后，如何在党的教育下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，经受锻炼和茁壮成长的故事……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沿凌走。”腊月二十几儿，是正冷的时候。郭家崖子村西头大漫洼里，这会儿显得更空旷了，老远也望不到一个人影儿。一望无边，都是紫褐色的碱场地，隔不多远，就有一个大盐疙瘩(gē-da)，竖楞在那儿，象大海里边一座座小岛。那些用石灰做的、用来淋水晒盐的池子，象一块块青灰色的大砚台，仰脸对着那铺满灰色云块的天空。从塞外吹过来的凛冽(lǐn-liè)的北风，吹着哨子，从这空旷的大漫洼里，耀武扬威地卷过去，扬起满天灰沙。

几个月以前，这里还是个顶顶热闹的所在。那时候，郭家崖子二百多户人家，千多口子人，差不多都聚集在这里。人们用一种特制的钉耙，把那紫褐色的咸土耙松，晒过两天以后，再用板锄把它刮起来，淋成盐水。然后把那深红色的盐水，灌到晒池子里去晒。若是赶上好太阳，再有点儿小风，只要一天功夫，便晒成

四方颗粒的、雪白晶亮的盐了。那时候，这儿多么热闹呀，到处都是劳动的歌声，和愉快的笑声。许多做小买卖的，撑着圆圆的伞棚，在那里叫卖。有卖烟卷儿花生糖的，有卖凉粉儿的，有卖大碗儿茶的，还有敲着梆子卖熏鸡的……真象赶庙会一样。

过了十月一，冬天来了，天变得很短，太阳又不济，盐晒不成了。大多数人家，晒了一年盐，多少积攒(zǎn)下了几个，来(dí)上两石(dàn)粮食，买上二百斤获鹿^①大砬(zhǎ)子，一家老小偎着热炕头儿，过安生日子去了。有的还三五个人凑到一块儿，或是拉呱儿，或是顶个小牛抹个小牌儿，这算是他们的娱乐。也就有那么些家大口阔的人家，就是在这十冬腊月，也还得刮些咸土，用小车推回家来，淋成盐水，用一口宰猪的大锅熬盐卖，凑付着糊口。

郭顺的家里，就属于这样一种人家。照说，他们家的日子应该是好过的。他爹他娘都才是四十来岁的人，正是干活的年纪，加上一个十四岁的郭顺，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人。就是因为他爹郭老松，有个喝酒的嗜(shì)好，一有两个，就钻到十字街小杂货铺里，来上四两衡水^②老白干儿。要喝酒嘛，总还得有点酒菜，烧鸡熏菜他吃不起，一碟兰花豆儿或是五香花生豆儿，是少不了

①② 获鹿，衡水，是河北省的两个县名。

的。就这样，弄得一家三口儿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到冬天连条棉裤都混不上。

别看郭顺只有十四岁，个头儿长得倒不小。他生得细腰扎背，一张上宽下窄的脸，两道粗眉毛朝上翘起，显得又英俊，又利索。

原来他们这做盐的，叫做私盐。由官家经营的海盐，才叫做官盐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官家养着一帮子缉私队，专门来对付他们这些做私盐的。可是盐民们生在这么个穷地方，一条漫洼净是碱场地，一颗粮食不长不说，还得照样完粮纳税。如果不让他们做盐，无异断了他们的衣食饭碗。为了活命，于是他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跟官盐斗。郭家崖子二百多户人家，家家练武，家家有武器。出去卖盐，也要结成帮，一二百辆小红车，牵成线儿，一拉一里多地。等车轴儿一热，吱吱哇哇叫起来，五里地开外都听得见。小车把上，挂着长枪、双手带、三节棍，还有土枪、“洋炮”、“撇把子”……碰上缉私队，就跟他们干。三二十个缉私队，轻易不敢拢边儿。郭顺从七岁就开始练武，练就一身好武艺。因为他喜欢使刀，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“小砍刀”。

今天，小砍刀在漫洼里，刮了一车子咸土，装好车子，浑身热呼呼的直冒汗。他干脆把象煎饼一样的棉

袄脱下来，露出他那黑得冒油的光脊梁，把腰里的板带一紧，本来是很细的腰身，扎得只有一拃〔zhǎ〕粗。然后用蔓子草把裤脚一扎，就练起武来。他先练了一趟弹腿，练得兴起，便从车把上抽出他那雪亮的单刀，独个儿耍着。

正当小砍刀抽刀的当儿，从村西头走出一个十五六岁的闺女。她长得细高身个，一张瓜子脸，两道细弯弯的眉毛，眼睛象两汪清水，一条又粗又长乌油油的大辫子，拖在背后，齐着眉毛，梳着一寸多长的头发帘儿。她上身穿一件老蓝印花土布的薄棉袄，下身穿一件青薄棉裤，一副青丝光绑腿带，紧紧地扎着裤脚。两只薄片儿大脚板，穿一双油绿色的棉靴子，靴帮上纳着青云头儿。她下了斜坡，一阵风儿走过来，见小砍刀耍得正在兴头上，便顺手从车子上抽出开车棍子，把一根大辫子围着脖子绕了一个圈儿，辫梢儿塞到大襟底下，按着棍的路数，跟小砍刀对练起来。

好一个小闺女！她举起棍子，一个插花盖顶，朝小砍刀的头上打来。小砍刀举刀相迎，他哪里知道，她这一棍是虚的，见他的刀迎上来了，棍子早抽回来，紧跟着一个扫堂棍，正打小砍刀的脚步（huǒ）骨。小砍刀也是了得，一个旱地里拔葱，纵起两尺多高，躲过了这一棍，顺势举起单刀，朝小闺女的肩头上斜劈下来。说时

迟，那时快，眼看这刀就到了。正是“难家不会，会家不难”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工夫，小闺女微微咬着下嘴唇，朝后一个转身，躲过了刀，跟着一甩棍子，只听呛啷啷一声响，把小砍刀的单刀打出五尺多高，然后刀尖朝下，刷地一声插在地上，那刀把还颤巍巍地点头呢。

“这个不算，再来一次。”小砍刀从来是不服输的，小时候跟别人摔交，哪怕是比他大几岁的孩子，他总得把人家摔倒了才算完事，不然就摔起来没个完。这会儿，他胀红着脸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。

那闺女丢下棍子，脸颊上的酒窝儿一闪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砍刀兄弟，别练了，你爹跟你娘在家里吵起来了。”

“吵起来了！”小砍刀的兴头，一下子打消了一半，他凑过来问道：“秀银姐，他们为什么吵呀？”

秀银拿过他的棉袄，给他披在身上，说：“快点穿上吧，十冬腊月的，别冻着。……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小砍刀穿上棉袄，捡起单刀和开车棍子，推起小车，秀银给他拉着，便回村子里来了。

二

小砍刀的爹郭老松，小名叫松强，今年四十三了。

他从小没爹没娘，十岁上就跟着村子里人学做盐。开头是帮着人家刮刮咸土，拉拉车子。到了十八岁上，长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，也练就了一身好拳脚。从那时候起，他自己置了一辆小红车，就开始自个儿做盐了。

那时候，因为这一带净是做盐的，就是不做盐的人家，盆里碗里晒的盐，也够吃不清的。所以他们卖盐，要到二十五里开外的卷子集上去卖。卷子街上，有个叫黑妮儿的没爹没娘的小闺女，十五岁了，长得又黄又瘦，拖着一根干豆角样的小辫子，成天提着个小篮子，在集上拾菜叶儿。煮菜叶儿吃要盐，有时候，松强就抓给她两把。日子长了，混得挺熟。

有一回，黑妮儿捡菜叶儿，离那卖白菜的大车近了一点儿，卖白菜的一下抓住她那小辫儿，举手就打。这时候，松强赶到了。他把小车一竖，支上开车棍子，喝道：“你放开她！”这一喊象晴天打个炸雷，把卖白菜的吓得一哆嗦，松开黑妮儿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个卖盐的，便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嗨嗨！嗑(kè)瓜子儿嗑出个臭虫——充仁(人)儿来了！”说着，就捋(luō)胳膊卷袖子地凑过来了。

“你想打架？等我卸了车子再说。”松强把小车往道边上一顺，解开车绳，就卸车子。他这车子上，一共

推着四布袋盐，足有五百多斤，卸车时怕翻车，他得把小车靠在墙上。今儿个他想露一手儿，偏要两边一起卸。他两手伸开，一只手抓住一布袋，轻轻一提，便把两布袋盐提了起来。这时周围一圈看热闹的，齐声喝起采来：“好力气头！”那个卖白菜的一看这阵势，早吓得溜回大车边，卖他的白菜去了。

这天松强卖完了盐，推着车子回家的时候，黑妮儿正在村头大杨树底下等着他哩。见了面就腼〔miǎn〕腆〔tiǎn〕地说：“松强哥，我跟你走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呀，我家里连个老人也没有，谁招呼你呢？”松强胀红着脸说。

“俺这么大了，还要人招呼呀！到你家里，大事办不了，烧个火做个饭的总行了吧。”

就那样，黑妮儿跟着松强回来了。起头，他们还是哥哥妹妹的称呼。松强家里，就两间秫秸〔shú-jīe〕垛子屋，他把里间让给黑妮儿住，自个儿在外间屋里支了扇门当床铺。过了两年，黑妮儿长成人了，村子里人一说合，给黑妮儿上了个头，就算给松强做了媳妇。

两个苦人儿凑到一块儿，都是那么知痛着热的，互相体贴，从来没有抬过杠拌过嘴的。过了几年，生下了郭顺儿，两口子的感情更好了。

后来有了缉私队，做得好好的盐，成了犯私的了。

他们这些做盐的，成天价要提防着缉私队，有时候就凑到一块儿喝酒商量事儿。就打这时候起，松强喝酒喝上瘾了。经常喝酒，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了，两口子免不了就有个磕磕绊绊的了。

这天是腊月二十四。按照这里的习惯说：“腊月二十四，扫房子；腊月二十五，做豆腐；腊月二十六，去买肉；腊月二十七，去轧米……”可是老松家里，还是瓦罐底朝天，要什么没什么呢。

因此，砍刀他娘一边在那儿烧火熬盐，嘴里一股劲儿叨唠〔dāo-lao〕：“成天价就知道灌那黄汤，这大人孩子你就不管了，都腊月二十四了，瓦罐里米没个一把，面没个半升。人家都欢欢喜喜过年，你叫俺大人孩子大年初一就拉着棍子要饭去呀？”

“你算了吧！”正在出盐池子的老松，把铁锨往地下一丢，气咻咻地说道：“一天价穷叨叨，碰上你这个穷娘们，算倒了血霉了！”

“你还倒霉！你要是有囊气，少灌点子黄汤，这大人孩子也少跟着你受点子罪。”

“老子要喝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我偏要管，我偏要管！”

就这样两口子一句赶一句地吵起来了，屋子前头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孩子。

小砍刀推着车子回来，放下车子一看，只见他娘坐在灶火坑里，扑簌(sù)扑簌掉眼泪，他爹坐在锨柄上，一袋连一袋地抽烟。他一看这阵势，就知道两个大都在气头上，他一个小的，说谁也不好，只能想办法把他们岔开。于是便凑到爹跟前说：“爹，又推回来一车子土，要不要装池子？”

“把土卸下来，不要再去推了。把熬出来的盐，装到车子上，明天赶卷子集去卖。”

“赶集卖盐？”小砍刀反问了一句。他知道以前卖盐都是成群结帮地去，这回大伙儿都不去，就他们一辆车子出去，要碰上了缉私队，那还得了！

“嗯，卖盐！”老松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卖盐，你不要命啦？”这时砍刀他娘坐在灶火坑里擤[xǐng]了一把鼻涕，插上去说。

“要命，要这命干什么，活着也是受穷罪！”

“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想撇下俺娘儿俩，图心静啊！”砍刀娘说着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

“立武大伯来了，立武大伯来了！”看热闹的人，刷地闪开一条胡同，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。他有五十多岁，个儿不高，长得瘦筋麻骨的，可是一双大眼奕奕有神，上嘴唇上两撇小黑胡子，显得特别精神。他就是秀银的爹，名叫常立武，打小从过名师，练就一身软硬工

夫。“竹林观”里的武老道，是他的师兄。那一年，县城里开什么国术观摩会，他去了，只露了两手，就哄动了全县。一手是拳头耕地，他伸出拳头，在那硬梆梆的大操场上一杵(chǔ)，把操场杵了齐崭崭的一条沟，可是他那拳头只擦了几道白印儿。再一手是把单刀柄立在地上，刀尖对着肚子，压下去，把刀压个对头弯，他肚子只扎了个白点儿。在郭家崖子，一来大伙儿的把式都是跟他练的，二来他为人正派，自然而然地成了全村的个头目人儿。不管多么难解决的事，只要他一出来，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刚才他到“竹林观”跟武老道讲究武艺去了，是秀银特地把他叫回来的。

他一边走，一边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说道：“老松兄弟，不是老哥哥说你，这都是你的不对。砍刀他娘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有哪一点儿对不住你的地方？”

老松低着头，只顾抽他的旱烟，闷着头一声不响。还是砍刀他娘止住哭声，站起来说：“老哥哥，别的都甬(béng)提了，你快说说他，人家明儿要去赶卷子集卖盐哩。”

“卖盐？你一个人去卖盐，那怎么行呢！”立武大伯转头对老松说。

老松瓮(wèng)声瓮气地说：“不卖盐喝西北风？！”

“就算是有难处，可也不能拿脑袋往刀尖上碰呀！”

村里老爷们，谁个不能帮你一把呀。”

“我不要人家帮！”

“你就是这么个强（jiàng）眼子脾气，这又不是外人。”立武大伯回头对秀银说：“银，去把咱家的面，先给你老松大叔挖几升来。”

“喂！”秀银转身就走。

“秀银，你不要去。”老松站起来说，“你只要端面来，我就拿刀抹脖子。”老松从小就养成这么个脾气：“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弯腰”，哪怕三天不吃饭，他宁肯把裤腰带紧了又紧，也不向别人张嘴。他觉得一个男子汉，要别人帮助，那比劈脸打他两巴掌还难受。

立武大伯死说活说地劝了他大半夜，他是老主意拿定了，一点也改变不得。等立武大伯一走，他就和小砍刀把盐车子装好了，单等着鸡叫二遍，就去赶卷子集卖盐。

三

别看砍刀他娘跟老松吵得那么凶，可是过去那一阵以后，她的心肠又软下来了。这也不能都怨他呀，怨来怨去只怨这个世道不好，要是没有这个什么缉私队，老松也不会喝酒，两口子也不会这么抬杠拌嘴的。想

起以前那日子，老松刮咸土，她给他拉车子，老松赶集去卖盐，她在家里做好了饭等着他，等他一回来，两口子脸对脸的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谈论家里外头的新鲜事儿。……这会儿，她看着老松坐在一边生闷气，心里又觉着怪疼得他慌。等着老松和砍刀睡了以后，她扫了扫瓦罐，扫出了半升高粱面子，烧了半锅开水，烫了烫，溜锅底儿贴了几个红高粱饼子；烧圆了气，让它在锅里糊着，这才上炕睡觉。

鸡子刚叫头遍，她又先起来了。揭开锅，饼子还挺热的。她把饼子铲出来，烧了一壶开水，老松和小砍刀这才起来。老松到院子里，端起车把掂了掂，稍微有点儿前沉，他感到很满意。大凡久推车子的人，总喜欢装得前沉一点儿。因为这样推起来，只要压着点儿车把，车子自个儿就轱(gū)辘(lu)辘辘往前跑；要是有个拉车子的，就更出轻了。只有生手，他怕掌不住翻车子，才把载装到后头，死坠(zhuì)胳膊腕子。老松放下车子，又找了根鸡毛，往车耳子眼儿里抹了点儿棉花籽油。然后又把他那铮明瓦亮的双手带挂到车子上，这才吃饭。

他们爷儿俩，一个人啃了俩红高粱饼子，喝了一大碗开水，老松推起车子，小砍刀斜背着他那小砍刀，拉着车子，就上路了。临走时砍刀他娘还包了俩饼子，塞到脚篓子里，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，还嘱咐他们说：

“早点儿回来呀，别恋黑，叫人挂心。”

“是啦。”老松答应着。

从郭家崖子到卷子集，说是十八里，十八一搭拉，足有二十五里地。爷儿俩出门的时候，东方刚现出鱼肚白色，天上还缀着几颗大明星。冬天，地都冻实了，一条大道冻得明光光的，象石头一样，车轱辘滚在上边，咯登咯登地挺省劲儿。推了半里地，车轴儿热了，便吱吱哇哇地叫唤起来。推车子的老行家，第一要轴儿旋得圆。轴儿旋得圆，声音就叫得圆，叫得欢。车子叫得欢，人也就越推越有劲儿。二十五里地走到了，太阳才刚刚出来。

今天是年集，上人早，街上已经满街筒子人了。街北头空场子上，卖白菜山药的大车，已经开了秤。老松爷儿俩把盐车子一放，人就围上来了。因为冬天盐车子来得少，偶而来一车子盐，天刚晌午就卖完了。

老松扛着双手带，叫小砍刀推着空车子，走到街里卖老豆腐的李罗锅子的豆腐锅跟前说：“李二哥，来碗老豆腐，多放点辣椒。”

“好来！”罗锅子盛(chéng)着老豆腐说。

正在豆腐锅旁边烙(lào)饼的王老贴，拿着他那两头尖的擀(gǎn)面杖，在案子上“得……儿，得……儿”打着花点儿说：“老松二哥，今几个盐好出手。”